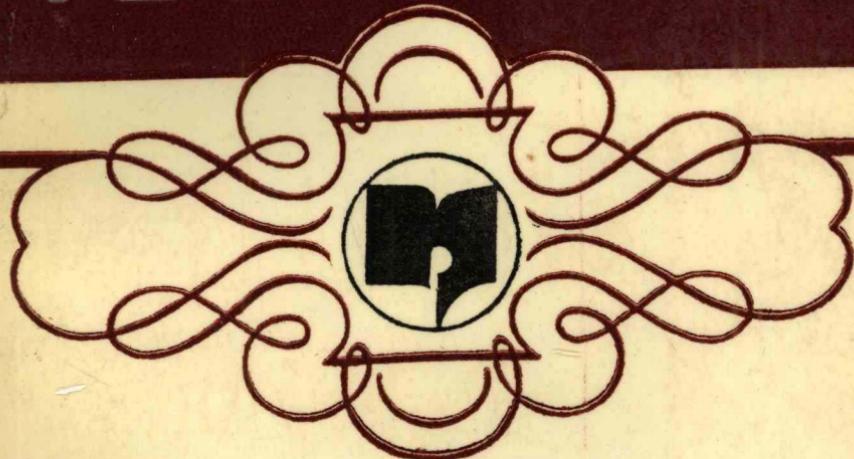


# MING REN YU TU SHU GUAN



## 名人与图书馆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名人与图书馆

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主 编 陈锡岳 林基鸿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人与图书馆**

主编 陈锡岳 林基鸿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校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18.5 45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1-01518-4/G · 708

定价：12 元

# 序

徐中玉

求知一要不断扩大生活圈子，直接向社会、向群众学习，《红楼梦》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句说得很好，这里不谈；二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能用书。读书要讲方法，知门径，才能少走弯路，取得尽可能快、多和大的效果。这中间，懂得利用图书馆，并能充分利用它的藏书为达成自己的学习目标或工作任务所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位在事业、学术上有贡献的人物，没有不同图书馆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好学校知道尽量充实图书馆，办好图书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好老师知道培养学生的图书馆意识，指导学生懂得利用图书馆对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是多么重要；有经验的人从这个学校图书的借书率和来馆阅览学生人数的多少，就能看出这个学校的学风如何。特别在目前我国一般学生住宿条件还很拥挤的情况下，分明图书馆的阅览条件较好，却很少有人去利用，就可想而知，这里一定存在着什么必须注意的问题了。学校图书馆是这样，社会上办的各种图书馆、室大致也是这样。

图书馆应该如何办？如何对读者服务才好？读者应如何较好地利用图书馆？古今中外那些在事业、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是怎样看待图书馆的？他们有些什么深刻体会和宝贵经验？这些知识其实不但很有用，而且往往还很有趣，可是许多很需要这种知识的读者却不知道。原因不在缺乏这种资料，而在尚极少得到整理、介绍、出版。这是很可惜的事。这个薄弱环节应该得到加强、补充。

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陈锡岳、林基鸿两位主编的这本《名人与图书馆》，介绍古今中外两百多位著名人物同图书馆有密切关系的事迹，取材广泛，文笔通俗流畅，且多趣闻妙语，就是能够加强、补充这一薄弱环节的适当读物。不仅对从事图书馆工作、有志研究图书馆学的同志有参考价值，对一般爱好学习、勤于读书、努力上进的读者大众，都有帮助。不断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是继续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使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科学信息意识普及于大众之中，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这个大工程也有利。书中介绍的著名人物中，我国古代有老聃、孔子、司马迁、班固等等，近代有张之洞、缪荃孙、康有为、梁启超等，现代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张元济、鲁迅、郭沫若、茅盾、王云五等。外国有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马克思等等。这样集在一起介绍，可称丰富。相信能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七十二年前我入小学读书时就接触学校的图书室。初中以后直到读大学研究院，就从未与越来越有规模的图书馆疏远过。后来教书了，五十多年依然进出于图书库房之中，乐此不疲，视为保持生命力的一个有机部分。那样安静，那样方便，矗立着的无数图书象一个监督者那样，永远使自己深感读书太少，知也无涯，绝无自满自足的道理。仅凭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受益。图书馆真像浩瀚无边的海洋，古往今来多少智慧都积淀在里面，可以听由你去挖掘。书籍不会说话，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凡愿追求智慧的人自然都会走到它们中间去。

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人的地方：只要你有求知的愿望，你就能有收获，使你聪明，使你充实。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 上海

# 目 录

## 序

## 中 国 篇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聃	(3)
杰出的文献学家孔子	(5)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9)
“位冠群臣、声施后世”的政治家、图书馆事业活动家萧何	(11)
太史令与《史记》	(14)
刘向与《别录》	(17)
刘歆与《七略》	(20)
班固及其《汉书》	(23)
与人共读、无私传赠的万卷藏书家蔡邕	(26)
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沈约	(29)
郑默及其《中经》	(33)
荀勗和《中经新簿》	(34)
王俭与《七志》	(36)
阮孝绪与《七录》	(39)
萧统与《文选》	(41)
柳晉和《大业正御书目录》	(44)
图书馆事业家、目录学家牛弘	(46)
一面镜子魏征	(47)
古籍整理大师颜师古	(51)
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令狐德棻	(54)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代图书馆	(57)
唐代目录学家中的无名英雄毋畏	(60)

李昉与宋代三大书	(62)
赵匡胤与宋初图书建设	(64)
宋初藏书大家江正	(67)
书画收藏家李后主	(68)
宋太宗与宋初图书建设	(71)
不恋相位只爱书	(73)
宋绶“校书如扫尘”	(74)
李淑与《邯郸图书志》	(76)
欧阳修与《崇文总目》	(78)
藏书家、目录学家曾巩	(82)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84)
政治家、科学家、藏书家苏颂	(87)
科学家沈括与图书馆	(91)
苏轼与宋代国家图书馆	(94)
程俱与《麟台故事》	(97)
赵明诚李清照和《金石录》	(100)
图书馆理论先驱——郑樵	(104)
晁公武与《郡斋读书志》	(108)
“平生生死文字间”	
——记南宋史学家、文献学家李焘	(110)
学者·诗人·藏书家	
——记陆游	(112)
借书一痴 还书一痴	(115)
开版本书目先河的尤袤	(118)
楼钥“东楼”藏书	(121)
陈振孙与《直斋书录解题》	(122)
南宋刻书家、校勘家岳珂	(125)
周密的“书种堂”与“志雅堂”	(127)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129)

开戏曲目录学先声的钟嗣成	(132)
“开国文臣之首”——宋濂	(135)
解缙与《永乐大典》	(138)
范钦与“江南书城”天一阁	(142)
饱读经书修《本草》	(145)
焦竑与《国史经籍志》	(149)
将军藏书家陈第	(150)
祁承㸁与“谈生堂”	(153)
诗人、文学家、藏书家钱谦益	(157)
明代出版家、藏书家毛晋	(159)
黄宗羲和“续钞堂”	(162)
陈梦雷、蒋廷锡编辑《古今图书集成》	(165)
玄烨和清初图书馆事业	(167)
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朱彝尊	(169)
全祖望与“双韭山房”	(172)
弘历与《四库全书》	(175)
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80)
钱大昕——精于考史的大学问家	(185)
清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	(187)
酷嗜宋本的藏书家黄丕烈	(190)
瞿氏与“铁琴铜剑楼”	(193)
杨氏与“海源阁”	(196)
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198)
丁日昌与“持静斋”	(200)
丁丙与文澜阁及八千卷楼	(202)
陆心源与“皕宋楼”	(205)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207)
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211)
一代名人缪荃孙	(213)

叶昌炽编辑《藏书纪事诗》	(217)
教育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康有为	(221)
“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的孙中山	(223)
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	(228)
现代图书馆事业家张元济	(230)
学界泰斗蔡元培	(234)
近代图书馆事业家梁启超	(239)
兴学育才的陈嘉庚	(243)
叶景葵与合众图书馆	(247)
丁福保和“枯林精舍”	(249)
革命家、教育家、藏书家——徐特立	(253)
文学家、史学家、目录学家——王国维	(255)
中国“国宝”陈垣先生	(258)
史量才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262)
卓越的图书馆事业家——柳诒征	(265)
鲁迅与图书馆	(269)
“化作书泥更护花”	
——冯玉祥将军与图书馆	(274)
英才盖世赖书馆	
——毛泽东利用图书馆琐记	(277)
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与图书馆	(281)
爱国诗人柳亚子与“柳亚子图书馆”	(285)
王云五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	(287)
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活动家——李大钊	(292)
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科学教育家	
——竺可桢与图书馆	(298)
陈群与“泽存书库”	(301)
胡适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303)
郭沫若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	(305)

“国之瑰宝”宋庆龄与儿童图书馆	(309)
史学大师范文澜与图书馆	(311)
文学家许地山与图书馆	(314)
顾颉刚与我国图书馆事业	(317)
舒新城与《辞海》	(320)
目录学家——孙殿起	(323)
茅盾与“涵芬楼”	(326)
郁达夫与图书馆	(330)
王献唐与山东图书馆	(332)
周恩来同志与图书馆	(336)
郑振铎对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341)
蒋复璁与中央图书馆	(346)
瞿秋白与中央苏区图书馆	(349)
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	(351)
应修人与上海通信图书馆	(354)
图书馆造就的一流人才	
——史学家、目录学家向达	(357)
现代左翼目录学家阿英	(360)
陈毅元帅与图书馆	(364)
目录学家谢国桢	(366)
夏定域与文澜阁《四库全书》	(368)
梁实秋和青岛大学图书馆	(370)
王重民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373)
姚名达关心图书资料工作	(375)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	(378)
蔡尚思与“太上研究院”	(381)
文学家蹇先艾与图书馆	(384)
历史学家吴晗与北京图书馆	(385)
淹贯古今一鸿儒 孜孜以求唯鍾书	(389)

从初中生到数学家的华罗庚.....	(392)
热心于图书馆事业的“长工”——丁志刚.....	(396)
来新夏先生与图书馆.....	(398)
图书馆情报学家周文骏先生.....	(402)
我国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	(404)
世界数学之林的英杰陈景润.....	(406)

## 外 国 篇

巴尼拔与尼尼微图书馆.....	(411)
图书馆学与亚里士多德有缘.....	(412)
群星璀璨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414)
帕加马国王与帕加马图书馆.....	(418)
古罗马将军、帝王与图书馆 .....	(420)
《论图书馆》一书的作者——瓦罗.....	(422)
一个殷切的希望.....	(424)
卡西奥多鲁斯对修道院图书馆的贡献.....	(424)
唐代图书馆史上的两朵樱花	
——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	(426)
马蒙与智慧殿堂.....	(429)
元代图书馆史上的两枝奇葩——爱薛和扎马刺丁.....	(430)
里查德·伯里与《热爱图书》.....	(433)
文艺复兴的启明星、图书馆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436)
美第奇家族的图书馆.....	(439)
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建者——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	(441)
科维尔那图书馆的缔造者马提亚斯.....	(443)
富有号召力的名言.....	(445)
法兰西斯一世创呈缴本制度.....	(446)
格斯纳与《世界书目》.....	(448)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大功臣——博德利	(449)
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先觉者利普修斯	(451)
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者诺代	(453)
“怪杰”、“活目录”——马利亚贝吉	(456)
近代图书馆学先驱莱布尼茨	(458)
奠定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馆藏基础的三位收藏家	(461)
彼得大帝的“一杯咖啡”	(463)
富兰克林与会员图书馆	(465)
康德的图书馆生涯	(467)
叶卡特琳娜女皇与帝国公共图书馆	(469)
杰佛逊总统与美国国会图书馆	(471)
文学泰斗、图书馆明星——歌德	(474)
从鲁勉采夫博物馆到国立列宁图书馆	(477)
克雷洛夫的图书馆生涯	(479)
拿破仑爱读书 重视图书馆事业	(480)
格林兄弟与图书馆	(483)
伦敦图书馆的创建者卡莱尔	(485)
“图书馆员的拿破仑”——帕尼茨	(488)
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的“创造者、助产士”——尤尔特	(492)
一位异常重视国民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总统——萨米恩托	(494)
马克思与图书馆	(496)
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索引专家——普尔	(500)
促使巴黎国家图书馆现代化的功臣——德利尔	(503)
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温泽	(505)
从文学之父到乞丐馆长	(507)
“活的主题索引”——加内特	(508)
图书馆事业热情慷慨有力的支持者——钢铁大王卡内基	(509)
华尔街大佬与摩根图书馆	(513)
埃尔勒与世界最重要的写本图书馆	(515)

图书馆界的好友——鲍克	(516)
铁路巨子与亨廷顿图书馆	(518)
两位法学家对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贡献	(521)
石油大王福尔杰与莎士比亚图书馆	(523)
德国著名学者、图书馆学家米尔考	(526)
美国历史学会、国家档案馆创始人、国会图书馆 手稿部主任詹姆斯	(527)
印度图书馆的老保姆——泰戈尔	(528)
鲁巴金对图书馆事业的特殊贡献	(530)
威尔逊公司与图书馆界的合作	(533)
克鲁普斯卡娅——苏联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	(537)
列宁——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540)
教育家、图书馆学家——洛克	(545)
文献计量学的奠基者布拉德福	(546)
百科全书主编、优秀的图书馆馆长——塞文斯马	(547)
藏书家的一段小故事	(548)
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贊	(550)
一位文艺学家对图书馆学、图书学的贡献	(554)
文献情报工作机械化自动化的先行者卢恩	(555)
齐普夫在图书情报学和文献计量学中的地位	(556)
波普“三个世界”理论对图书情报界的影响	(558)
拉姆与图书馆档案馆事业	(563)
作家、编辑、目录学家贝斯特曼	(564)
文献的“保护神”——巴罗	(566)
最富有创造力的图书馆学者——肖	(569)
著名医学家、优秀的图书馆馆长——卡明斯	(571)
情报学理论的开拓者德·普赖斯	(574)
加菲尔德与引文索引	(575)
跋	(579)

# 中 国 篇



##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聃

我国国家图书馆源远流长，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老聃。

老聃（约前580—约前500），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聃相传姓李，名耳，字伯阳。亦称太史儋，世称老子。东周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

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之史就是负责管理藏书室的官吏。周室东迁后，仅保存洛阳一带土地。苦县属楚国，距周室不远，老子就近担任了东周的史官。当时，史官地位较高，国家典籍都掌握在史官手中，很少向外流传。史官的职责，除记载史料、收藏典籍外，兼司天道人事，祷祀占卜等。

老子在任“藏书室之史”期间，博览《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等古代文献。知识渊博的大教育家、文献学家孔子，曾三次千里迢迢从鲁国到洛阳向他求教。第一次求见老子，老子还在“守藏室之史”任上，孔子不仅到洛阳观光，还阅览了“守藏室”的典籍。后来两次求见，老子已离职归隐，在家闲居，孔子曾在老子处停留很久，求教六艺之学。文史学家陈子展先生说：“孔子六艺之学盖得之王官史巫，而得之于老子老聃者尤多，以授三千弟子，七十二贤。”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急剧的社会变革，猛烈地冲击着老子的思想。当孔子问他求教周礼时，他说，那些宣扬礼乐的人，连骨头都早已烂掉了，剩下来的不过是教训罢了。时代不同了，便隐居起来，有修养的人也是容貌谦退，犹如愚蠢的人。他向孔子坦露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无论是在任

“藏书室之史”期间，还是在隐居之后，都在做传递知识和解答疑问的咨询工作，这对当时被禁锢的文献典籍来说，算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老子不仅是“藏书史”官员，在搞好“藏书室”的管理工作之余，还从事学术研究，关心国家大事，著书立说。他唯一传于后世的著作是《道德经》。《道德经》全书八十一章，五千多言，是我国数千年文化典籍中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它基本上反映了老子的思想哲学。

西周以来，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都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看成有意志的、有主宰的、上帝安排的。而在老子之前，凡有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很少有人怀疑上帝的存在和上帝造物论是否正确。“盘古开天地”、“伏羲造人”的种种神话传说，都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老子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帝造物是一种无知的谎言。他提出“象帝之先”，认为“道”比上帝要先产生，而不是上帝造万物。

“道”是什么呢？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就是说，先生于天地的“道”，不是“上帝”，不是神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混成物”，而这种混成物，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在运动着。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就凭他丰富的知识，破天荒地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作为精神性的“道”是统帅宇宙万物的总根子。它在天地产生之前便产生了。当然，这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正是因为他把“道”作为他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人们便把他作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尽管老子是个唯心主义者，但由于他长期任职于“守藏室之史”，博览许多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思想中仍含有许多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是对立的，提出刚柔、美丑、强弱、多少、难易、上下、有无、虚实、荣辱、损益、生死、轻重、巧拙等一系列哲学概念。并认为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他